

我眼中的张老师

赵田田

很庆幸，在初中时期遇到了我心中的藤野先生，曾经与张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如今都成为美好的回忆。过往的一幕幕好似电影画面在我眼前闪现，而“主角”张老师的身影愈发高大、伟岸……此刻，我以书信的形式写出想对张老师说的话，以此表达对他的感激和崇敬之情。

亲爱的张老师：

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。可惜岁月如流水，良时不再至，离别在须臾，前路漫漫，您伟岸的身姿将永远映刻在我脑海。

记忆纵横交错，最先回想到的，是我发脾气后您劝慰我的情景。如今想来，不过是与同学产生了小矛盾，我却意气用事，在课堂上发脾气。事后，您把我喊到办公室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”您劝着我，抽出纸巾递到我手里，“先擦擦眼泪，平复一下心情。有老师在，还能有啥事儿！”

听您这么说，我心里好受多了，止住了抽泣。

见我情绪缓和，您说：“跟老师说说吧！”我绞着手里的纸巾，断断续续讲述起事情的经过。

听完我的叙述，您微笑着说：“这多大点事儿啊！真想不到这事儿能让咱们的班干部田田同学情绪失控！”之后，您耐心地劝慰我。

不知不觉，课间十分钟过去了。您微笑着

说：“不耽误你的学习时间了，快去洗把脸进班吧！记住老师的话，学会换位思考，学会包容！”

张老师，您教我要拥有一颗包容心，同时，我也体会到您的良苦用心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与发生争吵的那位同学建立了友谊，还成了闺蜜。

张老师，您是一位真正的绅士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最令我记忆深刻的，是那次去探望生病的物理老师的事。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同学跟着您一同去，上出租车时，您与几位男同学挤在后排，让我这个唯一的女生坐在副驾驶位置，当时，我心里暖暖的。学习生活中的这些小细节，您总是能注意到，对学生的照顾细致入微。

张老师，您这个一米七多的帅哥，头发总是打理得很整齐，幽默的谈吐总是能在课堂上吸引“听众”。但您有些婆婆妈妈，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在早上洗头、多喝开水、节假日注意安全……想起您，我就想起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这句话，因为在我们面前，您担起了父亲的责任，扮演着一个和善的父亲的角色。

玉壶存冰心，朱笔写师魂。人们常说，遇见一个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，我想，我就是这个幸运的人吧！

顺祝

万安！

您的学生：田田



归去时，芝麻花正白

刘晓静

芝麻开花的时候，姥姥去了天堂。姥姥走得很平和，正如她的一生。

姥姥活了99岁。她在小小的生活圈子里，用近百年时光活出了极简的智慧，在烟火里熬出了慈悲。

记忆中，姥姥从不曾与人争斗，但身上却透着一股子倔强，表达最强烈的愤怒时，也只是用拐杖“嗒嗒”敲击地面。记忆中，姥姥待人热情谦和，坐在门口看见远亲近邻，总是笑盈盈地探身，伸出双手问候，即使被拒绝也波澜不惊。如果说平和是最高修为，姥姥在无意间活出了这人世间的哲学。

姥姥身上刻着时光的印记、被生活打磨的印记，她节俭、少事，平静地抚育着四个女儿，偶尔喝的那口辣酒、子孙的问候、邻里的寒暄就是她的全部，就是她的星辰大海。

姥姥没有去过大城市，走过最远的路就是用小推车丈量出来的婚姻之路。从山东到河南，在那个对我们来说已久远的年代，她追随姥爷远嫁。我猜想，姥姥年少时肯定是个纯粹的人、勇敢的人，这一走，代价就是一辈子的遥望，她敢！

这片和姥爷共同生活过的宅子、这片承载着姥姥一生牵挂的宅子，如今树木郁郁葱葱，姥姥最终叶落归根。您听到鸟鸣和风吹树叶的沙声了吗？您看到了吗？屋后的池塘里，荷花开了，是白色的。

远亲近邻都来了，这团聚的场景，是姥姥期盼的啊，她终于在生命的尽头得偿所愿。

得偿所愿了吗？姥姥平静地躺在那儿，风扇呼呼地响，门口的喇叭声此起彼伏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姥姥什么也做不了。

开始感激、开始期盼这世界有天堂、有轮回，这是人世间最好的浪漫了吧！姥姥一生简单质朴，走过百年，应该是上天宠爱的人吧？应该能去天堂吧？应该是有福之人吧？应该……不！她肯定能去天堂！她一定是上天宠爱的人！

姥姥的一生虽然简单，但却充实地走过，用百年时光延续了四个家庭的生命。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看到软糯的面瓜、香甜的辣酒，我定会想起姥姥慈祥的笑容，心里泛起的温热都是姥姥来过的证明。

姥姥在芝麻开花时节归去，这片心心念念的土地啊，拜托你给姥姥最温柔的迎接。

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咏怀

曹圣贤

九三阅兵见闻

长街列阵请长缨，漫卷旌旗阅兵兵。
滚滚铁流闻虎啸，森森导弹看龙腾。
历经八秩长剑亮，昂首一朝鬼魅惊。
自古中华扶正气，九霄直上写和平。

沁园春·国殇

东北家亡，华北寇狂，举国遍狼。望长城内外，疮痍满目，大江南北，天地彷徨。荼毒三光，十户九墟，鬼笑人啼水火殇。亡国恨，若人间地狱，万民悲怆。

江山万里苍凉。叹多少男儿竞战场。痛徐州淞沪，功亏一篑，南京喋血，尸塞川江；武汉烽烟，长沙苦战，首胜平型关气昂。祭英烈，忆峥嵘岁月，长哭国殇。

破阵子·九三阅兵

回首狼烟岁月，梦回烽火关城。九万里看花溅泪，十四年听铁马鸣。沙场冰血凝。

导弹破空逐电，卫星远达寒宫。圆满先贤民强梦，赢得今朝国复兴。长街秋阅兵。

蜕变

丁麒麟

我做事向来不认真。“不认真”这三个字像擦不掉的墨迹，洒在试卷的红叉里，浸在作业本的问号间。母亲总对着我潦草的字迹叹气，指尖划过错题时，指甲盖因用力而泛白。

高一期末那张数学试卷上，“68”这个红色数字像枚烧红的图钉，狠狠扎进我的眼窝。我对着错题本数了3遍，20道错题里15道是计算时漏了负号，或是把数字“3”写成了“5”。窗外的蝉鸣正盛，一声叠着一声撞进我的耳朵，像是谁在我耳边扯着嗓子喊：“看你这副样子！”

暑假去同学家，他书桌前那副对联撞进我的眼睛：有志者事竟成，破釜沉舟，百二秦关终属楚；苦心人天不负，卧薪尝胆，三千越甲可吞吴。这个同学去年还总抄我的作业，如今错题本上的批注比老师写得还认真。我摸着自己卷边的练习册，指腹蹭过皱巴巴的纸页，突然想试试把那层墨迹擦掉。

晨跑的闹钟在6点扯着嗓子响起时，我盯着天花板数到30，才把灌了铅似的腿挪下床。第一天，跑300米我就蹲在路边干呕，后背的汗渍像幅洒开的地图。但我盯着天边泛起的鱼肚白，咬着牙又迈开步子……后来，我竟慢慢爱上晨光扫过树梢的景象，风卷着花香扑在脸上时，连呼吸都带着清甜。

书桌前的台灯亮得越来越早。那些曾张牙舞爪的函数图像，在我一遍遍的演算里渐渐温顺。邻居家孩子的笑声从窗缝钻进来时，我就把笔握得更紧些，听笔尖划过纸页的沙声盖过外面的喧嚣。汗水滴在练习册上，晕开小小的墨团，倒像是给每道错题盖了枚“已攻克”的印章。

8月的某个清晨，我翻开新习题集，一口气做完两套模拟题，对答案时手指突然抖得厉害——红勾排着队爬满纸页，正确率竟达到90%。窗外的蝉还在叫，可这次听来，却像是为我数着节拍，一声一声，都踩在“值得”二字上。

原来，蜕变从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魔法，不过是把“不认真”三个字，用晨跑的汗水泡软，借台灯的光磨薄，再拿无数个专注的瞬间，一笔一画改成“坚持”二字。此刻书桌上那杯凉透的水，杯壁凝着的水珠滑下来，滑过的痕迹就像成长的必经之路。